

第十八章 北齊來使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不敢托大，趕緊站起來行了一禮，又向四周一抱拳，滿臉溫和地看著慶國的這些外交官員們，很誠懇地說道：“下官在太常寺也沒幾天，連朝廷樂律都沒有理清楚。宮中任下官為副使，想來也是想讓北齊賊子瞧瞧，慶國的子民不是能隨便殺的，隻是讓下官去當個牌坊，倒不見得是要我真的在談判過程中做什麼。”他笑嘻嘻繼續說道：“下官對國邦之間交往一無所知，隻求不要拖各位大人後腿就好，還請諸位大人不吝賜教。”

畢竟不是久居官場之人，範閑的這番話說的未免就嫌過了些，魯莽了些。但是這般光棍的發言反而卻讓鴻臚寺的這些官員們覺得心裏很舒服。本來在得知範侍郎的公子要加入談判過程之中，這些自詡為慶國最專業外交人員的官吏們心裏總會覺得有些不舒服，就感覺是一群擅長吃腐食的烏鴉堆裏，忽然飛來了一隻想搶骨頭的禿鷲。

範公子既然表明了不是來爭功的，鴻臚寺上上下下自然就高興許多，辛其物也略帶讚賞地點了點頭。當然，誰都知道如果這次能夠成功劃界，索要到大批貢銀，論功行賞，這名明顯是來鍍金的權貴子弟一定也會得到他應有的那些部分。

會議結束之後，辛其物領著範閑去了給他準備好的小單間，指著裏麵已經裝滿了一個大立櫃的文書說道：“相關的資料都在這裏，這次談判最關鍵的是，北齊那邊想送些銀子就拿回一大片土地，這片土地如今已經是被咱們占了。而東夷城方麵沒有任何要求，隻是想結上兩次的暗殺事件，一樁就是與範公子有關的牛欄街事件。那兩名女刺客已經證明是四顧劍二徒的女徒弟。第二樁就是蒼山下莊園那件事情，不過...”

他看了範閑一眼。略斟酌了一下還是繼續說道：“你也知道，那件事情有些複雜，所以朝廷這方麵也不可能提出太有利的證據出來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嗅著滿屋子的陳腐氣開始頭痛，難道自己今後這十幾天，就要與這些東西打交道？似乎看出他的意思，辛少卿微笑說道：“範大人若是不願坐班，也可帶回家去，隻是秘級上標著紅的文件，絕對不允許帶出衙門一步。”

範閑大喜過望。雖然知道對方是不想看著自己在這裏礙眼，但還感激說道：“說實話，下官今日來此處還是一頭霧水，大人若不嫌小的懶惰，小的倒願意天天在家睡大覺去。”

區區八品協律郎，敢和四品鴻臚寺少卿開這種玩笑的，範閑估計是慶國極少見的異數。辛其物聞言一怔，旋即哈哈大笑起來。馬上又壓低了聲音說道：“範公子，東宮對您是抱很大期望的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知道了對方的身份，哪敢含糊，趕緊回應道：“請大人放心，下臣明白。家父常教訓家中子弟。身為臣子，謹守臣子之道。”

聽見這個答複，身為太子心腹的辛其物滿意地點點頭。說道：“司南伯大人一心為國，下官向來敬佩。”

兩個又說了些不鹹不淡的話，辛少卿便出門而去。範閑看著他離開的背影，漸漸眯起了眼睛。父親範建確實曾經說過，隻要太子在位，那範家自然是忠於太子的，不過這話連自己都不信，對方這位明顯的東宮之人，自然也不會簡單的相信。

任範閑為談判副使，隻是東宮一次小心翼翼地嚐試，看看範家有沒有可能，往太子的椅子邊上挪一點點，哪怕就是那麼很少的一點點

此後十幾天裏，範閑真是如同那日所說，天天就把自己關在府裏睡大覺，當然，對於他來說，睡覺本身也就是修練的一個必經過程。而關於公務方麵的事情，他拿回了一些資料之後，就交給了王啟年，讓他做主去辦去，務求要拿個很妥貼的談判方案出來。

範閑其實心裏明鏡似的，王啟年暗中會向監察院的那個老跛子匯報工作，既然如此，這種繁雜又無趣的工作，自己交給了王啟年，陳萍萍大人不管是看在母親的麵子上，還是父親的麵子上，總不能說讓自己在朝野之中大丟顏麵，當然會處理得妥妥當當。

在利用可利用的資源上，他向來毫不客氣。

果不其然，數天之後，王啟年麵容憔悴地來到雙方約定好的小屋之中，遞過來一個厚厚的夾子。範閑好奇地打開一口，雙眼不由亮了起來，隻見裏麵“分成兩份，一份是隻允許鴻臚寺高級官員觀看的內部參考資料，另一份是擬定好的與北齊談判的宗卷。

資料裏麵將北齊的內部情況分析得清清楚楚，年青皇帝與太後之間的勾心鬥角，苦荷國師是個和平主義者，諸如此類。資料裏說得請清楚楚，太後的親弟弟寧國侯這次因為戰敗而被北齊文臣攻擊，所以年青皇帝並不在乎要賠多少錢，割多少地，隻要民怨一起，反而可以借此機會割去後黨不少勢力。而太後方麵因為急於平息事端，好空出手來整頓朝政，對這次談判的指示也是以忍讓為主。

這些隱藏在暗處的東西，當然不可能是慶國外交官員們所能看到的。隻有監察院暗中的龐大力量，通過四處在北齊的密諜，打探得一件件的小事，再加以組合分析，才能夠得出如此明確的結論。

“大妙。”範閑歎息著：“有這些情報在手，鴻臚寺的官員們可要笑開花了。”他頓了頓，好奇問道：“這些情況的可靠性是多大？”

王啟年的眼角耷拉著，看來最近幾天沒有睡好：“可靠性非常高，言冰雲目前在北齊已經打開了局麵，整個情報網鋪設得非常合理，互相參照，應該沒有問題。”

範閑對那個叫言冰雲的年青公子不免生出幾分敬意，為了國家利益，安於做一隻隱在暗處的老鼠，一做就是好幾年，身為朝廷高官之子，確實很不容易。他又哪裏知道，言冰雲之所以會可憐兮兮地呆在北齊，完全是因為自己十二歲時的那場未遂暗殺事件。如果範閑知道了這件事情，不知道會感覺欠疚還是會失笑出聲。

“王啟年，沒想到你精於跟蹤之外，還挺擅長情報分析。”範閑心知肚明眼前這卷宗是出自哪裏，卻沒有挑破。

王啟年有苦說不出，隻得囁嚅回禮，不敢居功。

“得，明天就去鴻臚寺，與少卿大人商議商議。”範閑看著王啟年欲言又止的神情，好奇問道：“還有什麼事情？”

王啟年為難說道：“大人，這份資料不能交給鴻臚寺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因為...裏麵涉及的機密都是最高檔的，整個鴻臚寺，包括鴻臚寺卿在內，都沒有資格接觸。”

範閑一拍腦門，苦笑道：“那你說怎麼辦？幹脆讓院裏通過正常渠道，直接給鴻臚寺好了。”

王啟年歎了口氣，心想如果不是院長大人一心想您在這次談判裏一舉驚人，鋪平將來的仕途，又怎麼會命令整個六處連夜運轉，才寫就了這樣一份卷宗。這卷宗看似尋常，其實卻凝結著監察院十幾分情報分析專家的心血，您要隨便就給了鴻臚寺，院子大人隻怕會氣的從輪椅上跳起來

夏末時分，荷顯殘意，暑氣依然，京都的行人和道上黑犬都被這天氣整得有些懨懨無神。八月初八，正是大吉之日、北齊使團與東夷使團，同時到達京都西北麵最後一處官驛，慶國皇帝特下親旨，誰兩使團借住皇帝行宮，三方禮賓官擾攘數日，終於擬定了進京的日程以及安排。

京都百姓們紛紛精神一振，覺得平凡無聊的生活裏，突然多出一場秋雨來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這兩個國邦的來使不是來談判的，而是來交投降的國書的。

身為談判副使的範閑，自然也在迎接使團的隊伍之中，從京都西門處便候著那些兩國官員，安排他們住進了京都官群之中。北齊使團的臉色顯然不大好看，畢竟這場指揮諸侯國展開的戰役、他們是輸家，而且北齊的將士也被俘虜了不少，最關鍵是被占了不少土地。

“少卿大人，這位是？”北齊使團中位階最高的是當朝皇後的親弟弟，長寧侯。他居高臨下看著那個漂亮的公子哥，心裏極為惱怒，慶國很不重視自己，對等接待的正使，居然隻是個鴻臚寺少卿倒也罷了，但居然讓這樣一個年輕人來充任副使，不能不說是對自己的一種蔑視。

“下官範閑，拜見侯爺。”

範閑滿臉清澈的笑容，看著敵國來客，懷中監察院的情報說得清楚，這位爺是個擺設，後方轎子裏那位搶先被宮裏人安排去別院住的一代大家莊墨韓，才是真正的人物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